

##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宝卷考述\*

刘彦彦

**内容摘要:**宝卷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文史界学者对宝卷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重视。车锡伦编著的《中国宝卷总目》共收中国国内及海外公私藏书机构96家,收藏宝卷1579种,版本5000余种,但是零落于欧美各国的宝卷仍有遗漏。笔者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一批宝卷,其中不乏珍品。这批宝卷的发现不仅可以窥见其在海外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流布、保存和刊行,而且对于民间宗教、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博德利图书馆 宝卷 考述

宝卷一般有故事宝卷和宗教宝卷两种类型。所谓故事宝卷就是依托民间传说、故事来宣传因果轮回、善恶报应,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下层社会流传的一种通俗文学,而宗教宝卷则没有故事情节,直接宣讲教义,教义内容比较俚浅俗陋,主要针对的是文化层次较低的民众。据专家统计“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元末明初以来宝卷,约有1500余种。版本5000余种。其中,大部分是讲述佛教、道教故事,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的宝卷,且多为手抄本,专讲民间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只占少数,约百余种”<sup>①</sup>。目前宝卷研究收入宝卷书目最全的是车锡伦编著的《中国宝卷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大致说来,中国国内和日本、俄国公私收藏的宝卷已基本编入,欧美各国零星的收藏或有遗漏”<sup>②</sup>。

笔者在英国牛津访学期间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了一批宝卷,有手抄本、刻本和排印本,其中不乏珍品。这批宝卷中有26种宝卷已有学者发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小说与宗教世俗化生态研究”(17AZW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周燮蕃主编,濮文起分卷主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第一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5页。

②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8年,第ix页。

并撰文<sup>①</sup>,但实际牛津大学收藏不止这些,笔者又发现了20种宝卷,其中有4种非常重要的清代宝卷,还有一批台北瑞成书局排印的宝卷也收藏于博德利图书馆。笔者将其整理并列表编录,以期引起国内民间俗文学研究和民间宗教研究领域对域外宝卷收藏的重视。

## 一、所见宝卷概述

|        | 封皮题名      | 刊刻时间地点                    | 版式                                 | 宝卷类型 | 《总目》收录情况 | 备注                                   |
|--------|-----------|---------------------------|------------------------------------|------|----------|--------------------------------------|
| 清代宝卷   | 高王观世音经    | 清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云间春草堂藏版     | 线装,1册(22页),25公分,卷首有观音图像,卷末有护法韦陀图像。 | 宗教宝卷 | 无        | 是目前所见最早版本。内题:观音经。                    |
|        | 刘香宝卷      | 清咸丰元年(1851)刊本静斋藏版         | 线装,1册(132页),25公分,中间有脱文。            | 故事宝卷 | 有        | 封皮有“无为教书”;内题:大宋真宗山东太华山紫金岭两世修行刘香宝卷全集。 |
|        | 消灾延寿阎王经   |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刊本,苏城玛瑙经房藏版 | 线装,1册(32页),25公分,有图20帧。             | 宗教宝卷 | 有        | 内题:吕祖师降谕遵信玉历抄传阎王经。                   |
|        | 重刊玉历至宝钞   | 清光绪戊戌(1898)京都永盛斋刊本        | 线装,1册(5,160,19页),27公分,图32帧。        | 宗教宝卷 | 无        | 现存最早版本。卷首有光绪十六年(1891)合肥李经序。          |
| 中国台湾宝卷 | 武帝觉世经     | 民国26年(1937),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1册(14页),19公分,有图。                | 宗教宝卷 | 无        | 《宝卷总目》中存的是民国27年的版本,此版本最早。内题:关圣帝君觉世经。 |
|        | 鸟窠禅师度白侍郎卷 | 1956年,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1册(31页),19公分,不分卷                 | 故事宝卷 | 无        | 又名《白侍郎宝卷》《鸟窠禅师度白侍郎》。                 |
|        | 何仙姑传      | 1956年,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1册(45,28页),19公分,上下2卷            | 故事宝卷 | 无        | 和清光绪三十年(1904)重刊本内容相同。                |
|        | 三世因果目莲救母  | 1961年,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平装1册(67页),19公分,再版,不分卷           | 故事宝卷 | 无        | 内容与清光绪甲午版一致。                         |

①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47—53页。

(续表)

|  | 封皮题名      | 刊刻时间地点            | 版式                                          | 宝卷类型 | 《总目》<br>收录情况 | 备注                                     |
|--|-----------|-------------------|---------------------------------------------|------|--------------|----------------------------------------|
|  | 绘图玉历宝钞劝世文 | 1961年,台中瑞成书局四版排印本 | 平装,1册(164页),19公分,图28帧                       | 宗教宝卷 | 无            | 和清光绪戊戌(1898)京都永盛斋刊本内容略有不同。             |
|  | 普陀宝卷      | 1964年,台中瑞成书局发行    | 平装,1册(30页),19公分。                            | 故事宝卷 | 无            | 内题:普陀观音宝卷。                             |
|  | 观音济度本愿真经  | 1967年,台北万有书局印行。   | 平装,1册(8,35,32页),19公分,上下2卷,上卷首有观音图像和赞,下卷末有图。 | 故事宝卷 | 无            | 该印行本上注明了此版翻印的是民国四年(1915)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的原本。 |
|  | 观音十二圆觉    | 1968年,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1册(91页),19公分                             | 故事宝卷 | 无            |                                        |
|  | 观音济度本愿真经  | 1969年,台中瑞成书局,     | 平装,1册(104页),19公分,上下2卷,上卷首有观音图像和赞,下卷无图       | 故事宝卷 | 无            |                                        |
|  | 看破世界      | 1969年,台中瑞成书局      | 平装,1册(90页),19公分                             | 宗教宝卷 |              | 卷首有镇海周祖道序和蛟川味素子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序          |
|  | 地母尊经      | 1969年,台中瑞成书局      | 平装,1册(28,4页),19公分                           | 宗教宝卷 | 无            | 《总目》称《地母真经》                            |
|  | 何仙姑传      | 1970年,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1册(45,28页)19公分                           | 故事宝卷 | 无            | 和清光绪三十年(1904)重刊本内容相同。                  |
|  | 还乡觉路      | 1970年,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1册(32页),19公分                             | 宗教宝卷 | 无            | 即“还乡宝卷”。序中有:“命名曰还乡觉路,又赞以诗,曰还乡宝卷。”      |
|  | 达摩宝传      | 1971年,台中瑞成书局      | 平装,1册(69页),19公分,上下2卷                        | 故事宝卷 | 无            | 悟真子补述                                  |
|  | 绘图玉历宝钞劝世文 | 1972年,台中瑞成书局印行    | 平装,1册(164页),19公分,图28帧                       | 宗教宝卷 | 无            |                                        |

(续表)

|  | 封皮题名      | 刊刻时间地点       | 版式                      | 宝卷类型 | 《总目》收录情况 | 备注        |
|--|-----------|--------------|-------------------------|------|----------|-----------|
|  | 太阳、太阴经等合印 | 1977年,台中瑞成书局 | 平装,1册(24,10,16,4页),19公分 | 宗教宝卷 | 无        | 太阳、太阴经等合印 |

以上所列宝卷中,清代宝卷有非常重要的四种未被提及,一种是《高王观世音经》,封皮左上题“高王观世音经”,封面右上题“嘉庆十六年夏镌”,下有方章印“发心印送板存文悦店”,中间题“观音经”,左下题“云间春草堂藏版”。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前7页,每半叶6行,行16字。后为每半叶8行,行20字。《中国宝卷总目》中收录《观音经》两种版本,刻印时间分别是清光绪元年(1875)子升抄本和宣统三年(1911)吴凤祥抄本。牛津大学版本则为嘉庆十六年(1811)刻印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文献价值较高。

另一种是《刘香宝卷》。除了被发现的两种同治年间刊印的《刘香宝卷》之外<sup>①</sup>,笔者发现牛津大学还藏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刘香宝卷》,一种是台湾的排印本,还有一种版本非常重要,该版本封皮右上仅题“无为教书”手写小楷,封面右上题“咸丰元年镌”,中间题“刘香宝卷”,左下题“静斋藏版”,卷首有刘香图像,开卷题名“大宋真宗山东太华山紫金岭两世修行刘香宝卷全集”。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10行,行20字。《总目》中录有这个版本,但是牛津大学收藏的版本封皮上手书“无为教书”,可以断定这是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无为教进行宣教的经书,这对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来说无疑是重要发现,应该引起重视。

另外,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中有《玉历至宝钞劝世文宝卷》,为民國十五年(1926)和二十七年(1938)刊本。牛津大学所藏《重刊玉历至宝钞》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版本。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了道光十二年(1832)“板存嘉邑南门外封楼”和咸丰九年(1859)“宁波三味堂藏板”的《玉历钞传警世》。经过对比,这三种版本的内容随着板印时间的不同逐渐丰富。三种版本关于地狱十殿阎君以及记述地狱惨景的内容都是相同的,主要的不同是果报个案的多寡。可见,该宝卷原始名称应该是《玉历钞传警世》,牛津所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牛津大学所藏《重刊玉历至宝钞》和王见川、车锡伦等人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中收录的光绪二十八年《玉历至宝钞》正文内容完全相同,《重刊玉历至宝钞》不仅记录了38则果报事例,而且还在卷首加了6篇民间广泛流传的经咒以及5篇诸神佛劝奉玉历的序。通过三种版本对比,可以看到该宝卷在内容上衍变的轨迹。

①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第48页。

除此而外,牛津大学还藏有一批台湾台中市瑞成书局排印版的宝卷,最新发现有16种。这批宝卷刊印时间最早是1937年,最迟至1978年。《总目》仅收一册瑞成书局排印版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且未记录印行时间。笔者在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两册瑞成书局刊印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一册是台北万有书局1967年再版的版本,这个版本翻印的底本是民国四年(1915)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另一册是瑞成书局1968年的排印本,不知是否就是《总目》所存的版本。

瑞成书局成立于1917年,创始人许克绥为了抵制日本人“皇民化”的政策,坚持专售汉文书籍,甚至专程到上海、厦门等地批发一些宗教经典书籍,其中大批宝卷就是从上海宏大善书房引进的。中日战争爆发切断了大陆的书源,于是许克绥在1932年创办印刷厂和铅字铸字厂,把从大陆带回来的书大量刊印进行传播。牛津大学所藏瑞成书局排印的这批宝卷就是这段时期刊印的,这批宝卷中有的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有的则是《总目》中显示流传甚广的宝卷,还有的被多次刊印,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宝卷在东南亚的刊刻与传播状态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这批瑞成书局刊印的宝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宝卷在刊印时更改了卷名,或用简名,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卷名,因此出现“同卷异名”的现象。比如瑞成书局1956年印行的《鸟窠禅师度白侍郎卷》,这个宝卷在《总目》中录有四个名称,分别是:《白侍郎宝卷》、《侍郎宝卷》、《鸟窠禅师度白侍郎回心向善修行归西》、《鸟窠禅师度白侍郎》。笔者将台湾印行本与泰京善德佛堂铅字朱印本的《白侍郎宝卷》<sup>①</sup>作了对比,发现泰版稍微有些简化,但是瑞成书局的《鸟窠禅师度白侍郎卷》与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中的《白侍郎宝卷》内容相同。再如瑞成书局刊印1961年《三世因果目莲救母》与清光绪甲午刻《目连三世宝传》内容相同。还有瑞成书局刊刻的《何仙姑传》也跟清光绪刊刻的《何仙姑宝卷》内容一致,但是这些宝卷的名称都有了一些变化。

瑞成书局刊印的这批宝卷中还有一些封皮题目没有带“宝卷”两字。如瑞成书局刊印的《武帝觉世经》,在卷内首题《关圣帝君觉世经》,与《总目》中所存版本命名相同,根据《总目》记载,目前仅存民国27年(1938)周道斌重刊本,而牛津大学所藏版本是瑞成书局印行民国26年版本,是目前所见最早版本,非常珍贵。再如民国59年(1970)刊印的《还乡觉路》,笔者查《总目》仅见《还乡宝卷》,但在《还乡觉路》卷首有壬午年(1942)范从喜序,称“活佛师尊”降鸾示训,指破迷津“命名曰还乡觉路,又赘以诗,曰还乡宝卷”,由此可知,《还乡觉路》即《还乡宝卷》。还有《看破世界》,如果不对照《总目》,很难辨别出是宝卷,该版本在“编者附识”中声称:“是书原系随时选录,次第不分,加以印送者任意增补,益觉杂乱无章,现请名人悉数改编,精心校对,其中遗漏错误之处,均已一

<sup>①</sup>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第51页。

一改正。”由此可见,宝卷在传播过程中,刊印者对宝卷的名称或者内容随意改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诸如此类宝卷往往在查找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学者注意,以期发现更多遗漏的宝卷版本。

## 二、宝卷与民间宗教

从宝卷内印章可知,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宝卷分两批入馆,一批卷内题有收藏者姓名和生卒年“Piet van der Loon 1920-2002”,这是牛津大学著名汉学家龙彼得,他是欧洲汉学界著名的教授,生于1920年,1946年荷兰莱登大学毕业后转到剑桥大学继续研究,1972年转至牛津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82年荣任欧洲汉学研究协会会长,同时还担任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荣誉馆长。他对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曲艺、民间宗教、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颇有建树,牛津大学很多中国文献都是他生前收集的资料,其中就包括上述的一些中国宝卷。

另外则是台湾刊印的这批宝卷,其中万有善书出版社1978年刊印的《刘香宝卷》,以及瑞成书局1977年刊印《太阳太阴经》合订本、1961年刊印的《绘图玉历宝钞劝世文》,这三种宝卷也是龙彼得教授从中国搜集来并捐给图书馆的。其余宝卷以何种渠道进入博德利图书馆则不得而知,仅有博德利图书馆收藏时间印章,显示的是1984年。

纵观牛津大学所藏的这批宝卷<sup>①</sup>,中国版本的宝卷有14种宗教宝卷,25种故事宝卷。泰国版本的七种宝卷都是故事宝卷。由此可见,宝卷在民间的传播主要依靠故事性来吸引受众,宝卷中的故事几乎都是宣传人伦道德、因果报应、吃斋念佛、束身修行。

根据文献记载,宝卷真正成为民间宗教的载体,是从明中叶崛起的“无为教”开始的,在创始人罗清演述的《五部六册》中,可以看到无为教利用大量民间宝卷劝世说法,如《无极化现度众生品》第五:

偈曰:人命无常呼吸间,眼观红日落西山;宝山力尽空回首,一失人身万劫难。无极圣祖来脱化,化现昭阳叹人心。无极圣祖来脱化,化现宝莲劝众生。无极圣祖来脱化,化现鹿王叹人心。无极圣祖来脱化,化现金牛劝众生。无极圣祖来脱化,化现目连叹人心。无极圣祖来脱化,化现清提劝众生。无极圣祖来脱化,雪山参道引众生。<sup>②</sup>

其中涉及的宝卷就有《金牛宝卷》、《目连宝卷》、《雪山宝卷》等。在《化贤人劝众生品》第六中有偈曰“无极祖,来脱化,孟姜贤女;哭长城,十万里,劝化众生”,这是《孟姜女宝卷》。这些宝卷在牛津大学都有收藏。另外据《中国宝卷总目》所收录《刘香宝卷》版本,现存共计42种,清代的版本就有28种,是所

①这批宝卷是指崔蕴华撰写的《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中所提及的26种宝卷,和本人新发现的20种宝卷,共计46种宝卷。

②《五部六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参见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一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第304b-第305a页。

存清代版本最多的宝卷,而牛津大学馆藏的咸丰元年《刘香宝卷》封皮上有“无为教书”四个字,进一步证明了清代“无为教”在民间的发展和影响。

台湾版本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也与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宝卷卷首有《观音济度叙》,题署“大清康熙丙午冬至后三日广野山人月魄氏沐手敬书于明心山房”,“广野山人月魄氏”即青莲教十四代水祖彭德源,他假托观音古佛之口作叙,实则就出自他本人之手<sup>①</sup>。实际上,其内容与《香山宝卷》雷同,李世瑜《宝卷综录》就将此卷著录于《香山宝卷》之下,作为异名宝卷。民间非常热衷于观音信仰,因此很多民间秘密宗教都取跟观音相关的宝卷作教内宣讲,“不但可为上智训,亦可为中下迪;不但可为文士英俊观,亦可为愚夫愚妇劝,于以改过迁善,广行方便”<sup>②</sup>。康熙年间涌现出的先天教也以《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作为本教经典。据俞黎媛考证,清末莆田地区先天教宣讲的宝卷还包括《高王观世音经》、《观音十二圆觉》、《看破世界》、《白侍郎宝卷》、《黄梅宝卷》等<sup>③</sup>。这些宝卷,有的在民间传播程度非常高,据《中国宝卷总目》的收录情况,《观音十二圆觉》收存16种版本,《黄梅宝卷》收存15种版本,《白侍郎宝卷》11种,《观音济度本愿真经》收存10种版本,说明这些宝卷在民间非常盛行,而民间宗教借助这些宝卷聚众讲经更扩大了传播的范围。

民间宗教借用佛教故事、道教故事、民间传说等民间熟悉的内容吸引和凝聚广大老百姓,在宝卷中加入大量世俗大众普遍信仰的宗教迷信内容,构建了一个上有神佛的天堂极乐世界,下有殿君鬼判的阴司地狱的信仰体系,引诱身处现世的人们加入教团,以听宣、抄写、刊印、宣讲、诵读传播宝卷来获取福报。如牛津所藏《潘公免灾宝卷》封皮上有:

务望朝夕虔诵,口力奉行,并须广为流布讲解传□,是为至要。如果人人向善,自可消灾减劫,转祸为福矣。

另如《消灾延寿阎王卷》中称:

捐貲重刊广传者,上奏准世世荣显报;遇灾难印传者,逢凶化吉;病者印传,愈痼疾而得长生;夫妇至戚不相和睦,子孙不肖,肯印传者,均能亲受改过。

再如《因果宝卷》中称:

尔大众将此诸说刊布刻传,务使人人晓悟。若有能以善书传一人者,当十善;传十人者,当百善;传大富贵大豪杰者,当千善;捐貲重刻,广布无穷者,万万善。世人果能文相劝勉,吾必将众等公德保奏天庭,则生生世世,永获福禄无涯矣。

民间宗教以开堂作会的形式招引徒众,又以宣讲宝卷、诵经念佛的仪式统

①车锡伦:《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文献》1998年第1期,第235-236页;杨净麟:《青莲教祖师著述新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4-115页。

②《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万有书局,1967年,第6页。

③俞黎媛:《莆田先天教现存文献辑要》,《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122-123页。

一思想,但凡宣卷就集会结社,男女杂处,吃斋念佛,夜聚晓散,令官方为之惊恐不安,官方无法分清楚民间宗教众多宗派彼此的区别,皆视之为“实演白莲教”的左道邪教。实际上,“无为教”是批判白莲教为害人邪法不可轻信的,即便如此,“无为教”以及随后崛起的“大乘教”、“弘扬教”、“黄天道”、“先天教”等教派,无一例外受到当朝政府的饬禁和镇压。据文献记载,清代“无为教”、“先天教”从大陆传到台湾:

近有所谓“斋匪”者,有所谓“无为教”……惟闻专以茹素念经惑人,信众颇众;则世之劣僧、村姬动劝人入庙烧香□□父取法名者,安知非即匪徒之爪牙散布其人,而使之肆其恶耶!<sup>①</sup>

迩来奉佛者,倡为先天教,其说自内地传来,一时无知男妇被惑者众。或夫妇合爿时即分床而睡,一生断欲,谓可成大罗金身者;有男女杂处一堂,诵经礼佛,而以兄弟姊妹相呼者。<sup>②</sup>

由此可见,台湾对民间宗教中夫妇双修,吃斋念佛,神佛凡人修等教义所持信奉的态度,而这些恰是故事宝卷中的主要内容。牛津大学出现的这批台湾瑞成书局印行的故事宝卷无不潜藏着民间宗教教义,因此可旁证民间宗教在台湾的传播生态。

### 三、宝卷与民间的女性宗教信仰

牛津大学收藏的46种宝卷中,直接反映女性宗教信仰的宝卷有16种,主要宣讲女性从凡人修成正果的故事。为了吸收女性入教,民间宗教专门编写女性题材的宝卷,在这些宝卷中可以一窥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生态。

民间宗教的教义基本上体现的是佛道混融的思想,参杂佛道神谱、修行和术语,大讲修心性、行善事,如《绣像孟姜宝卷》写孟姜女从小在闺门修仙道,自称“修行念佛儿情愿,时时修炼气和精”<sup>③</sup>，“房中焚香常念佛,诵罢黄庭去散心”<sup>④</sup>,观音菩萨下凡募化孟姜全家,声称“修行无非修性命,修桥砌路凡间福,念经念佛解冤魂,欲断轮回生死路,访拜明师觅正宗。参禅打坐明心性,时时照见五蕴空,舍利一结就成佛。不生不灭永超生,一得永得超三界”<sup>⑤</sup>,最终观音接引孟姜全家成神。又如《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中妙善的印心之法“虚无窍中细钻研,降得赤龙伏黑虎。拨阴取阳见本元,性复乾初神恍惚。仰之弥高钻弥坚,六合同春归戊己。出玄入牝炼丹丸,八宝凝聚舍利子,勿忘勿助太极圈,

①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第八册,《台湾文献丛刊》第二四七种,台湾银行发行,1968年,第1042页。

②林豪总修:台湾文献丛刊第164种《澎湖厅志》卷九,第二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63年,第325页。

③云山风月主人编辑,琅琊松堂氏评订:《绣像孟姜宝卷》,东粤文魁阁刻本,第8页。

④云山风月主人编辑,琅琊松堂氏评订:《绣像孟姜宝卷》,东粤文魁阁刻本,第13页。

⑤云山风月主人编辑,琅琊松堂氏评订:《绣像孟姜宝卷》,东粤文魁阁刻本,第34-35页。

修道解此真妙谛,功成同吾坐金莲”<sup>①</sup>。佛教的观音修行之法却是佛道术语交错互杂,混搭夹缠,自成一格。由此可见,在民间宗教的信仰体系中杂糅一气的佛道可谓不僧不道。由于没有正统佛道的藩篱,因此不必拘泥于佛道中已有的神佛,而是可以任意造神造佛。故而宝卷中修成正果的女性大多数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女子,就算是观音菩萨也被赋予了凡人的出身,这种“神佛本是凡人做”的民间宗教思维在很多宝卷中都有所体现。比如《何仙姑宝卷》有“释迦文佛凡夫做,观音菩萨亦凡人”<sup>②</sup>;《轮回宝卷》中有“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真”<sup>③</sup>;《观音十二圆觉》中有“神仙本是凡人做,只要凡人肯坚心”<sup>④</sup>;《刘香宝卷》有“诸佛菩萨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莫道女人难成佛,坚心修道必升天”<sup>⑤</sup>,这样的内容无疑对那些一心想要超凡脱俗的信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宝卷中的女性出家修行都是一开始遭到家庭强烈反对,如《香山宝卷》中妙善一心要出家修行,其父痛斥“一个女孩儿之辈,从古至今,有天地则有阴阳,有男女则成夫妇,男婚女嫁,大礼当然,这厮是何道理”<sup>⑥</sup>,甚至宁愿烧死、斫死女儿也不愿她出家修行。《何仙姑宝卷》中因为何仙姑执意要出家修行,其父嗔怒到用绳索欲勒死亲生女儿<sup>⑦</sup>。由于女性出家不仅绝嗣,也违反了妇女谨守深闺的伦理规范,因此受到家庭的强烈反对和阻拦,也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鄙夷。

除了社会和家庭的障碍,佛门也对女性修行有偏见。如《庞公宝卷》中庞公女儿欲拜禅师为师,禅师云“汝乃质秉女流,身是五漏,何可比尔兄也”<sup>⑧</sup>;《白侍郎宝卷》中禅师称“妇人为五漏不净之体,要修五百年方转男子之身”<sup>⑨</sup>;《刘香宝卷》尼僧宣教时称“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大夫一世被他拘骨,百般苦乐由他做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sup>⑩</sup>。这里的“五漏”,即小乘佛经中所谓的五碍,就是不能以女身作转轮圣王、帝释、梵王、魔王、佛。佛教认为,女性一则杂恶多态,二则淫恣无节,三则轻慢不顺毁失正教,四则无有清静行,五则著色欲淖情匿身口意异无有此行。总而言之,就是佛经中所谓的“一切女人身,众恶不净本”<sup>⑪</sup>,女身五碍垢秽不能成佛。

①《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万有书局,1967年,上卷第12页。

②《何仙姑宝卷》卷上,锡山大文堂刻本,光绪十二年(1886)刻,第20页。

③《轮回宝卷》,省世堂刻本,光绪六年(1880)刻,第81页。

④《观音十二圆觉》,瑞成书局,1968年,第88页。

⑤《刘香宝卷》卷下,静斋藏版,咸丰元年(1851)刻本,第40页。

⑥《香山宝卷》卷上,锡山大文堂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16页。

⑦《何仙姑宝卷》卷上,苏州玛瑙经房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第31页。

⑧《庞公宝卷》,福建云林阁印,1936年,第21页。

⑨《白侍郎宝卷》,泰京宝文印务局,1959年,第1页。

⑩《刘香宝卷》卷上,静斋藏版,咸丰元年(1851)刻本,第5页。

⑪《护国尊者所问大乘经》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254页。

但是民间宗教鼓励女性修行,宝卷中的女性都是经历身体和意志的重重考验,以懿德善行行于世,最终脱凡成神佛。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受到大乘佛教的影响,体现了众生平等的大乘思想。正如《刘香宝卷》卷末偈颂所云:“诸佛菩萨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莫道女人难成佛,坚心修道必升天。”民间宗教对女性修行的倡导和鼓励吸引了大量女弟子入教。

“男女群聚”、“男女混杂”是民间宗教做会讲经的场面,也是官方认定“邪教”的条件之一。女性与男性共处一室且夜聚晓散,“宁怯于公赋,而崇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sup>①</sup>,官方直指违反礼教,坏人道,乱风俗,但是仍然屡禁不止。

“宣卷”主要的听众是妇女,如清程寅锡《吴门新乐府》“听宣卷”条描述妇女听宣《香山宝卷》时的情景:

听宣卷,听宣卷,婆儿女儿上僧院。婆儿要似妙庄王,女儿要似三公主。吁嗟呼!大千世界阿弥陀,香儿烛儿一搭施。<sup>②</sup>

又如晚清小说《扫迷帚》第十五回:

近来我胥江省垣,新添出一种无业游民,编造七言俚语,围坐歌唱,名曰宣卷,妇女最喜听的,人家有寿诞疾病,必招之来家,谓可禳灾造福。<sup>③</sup>

民间讲唱宝卷和听宣的多为妇女,她们不仅认为听宣宝卷能够求福禳灾,而且还认为刊印宝卷具有巫术治疗的效果,比如《高王观世音经》卷中附有:

嘉庆甲子岁杨门陈氏因三子遇恩多疾,服药罔效,用思此子未产时,曾许刻是经四百卷,未经了愿,遂梓经施之,病果全愈。

甲子秋信女杨氏缘父足患疔疮,医难奏效,许刻真经二百卷,不数日全愈。

嘉庆甲子科应顺天乡试王成斌,江苏武进人,妻汪氏闻诵此经者,诸凡可祷,遂虔心持诵五千零四十八遍,是科成斌果登贤书,谨印五百卷以昭灵感。

溧阳史俊寄籍常州,因母许氏于乙丑秋患疯中之疾,虔诚祷祝,许印真经,于丙寅仲夏即能步履,今印经一百卷,祈求身体安康。

.....

通过刊印宝卷还愿,是最常见的妇女传播宝卷的方式。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的热忱源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女性社会分工主要在于家庭内部,除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之外,妇女作为家庭的守望者力所能及的就是依赖神灵来为家庭祈福禳灾。宝卷里一边兜售西方极乐世界的入门券,一边用“游地狱”的情节加以恐吓威胁,趋利避害的心理令女性认为自己的修行利己利家。这种

①《神宗实录》卷五三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明实录》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9页a。

②引自张应昌辑《清诗铎》卷二十四,清同治八年秀芷堂刻本,中华书局,1960年,第903页。

③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一卷》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510页。

能够给家族带来利益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使处于男尊女卑文化生态中的女性对宣卷信仰更加坚定不移。

纵观牛津大学所藏故事宝卷,其内容几乎都是以妇女修行劝说全家同修,最终举家功成行满的情节模式。根据文献记载:“以家族来说,如川楚教乱的戴家营、高家营、张家营、魏家营等等,以某家名营者甚多,大都父母、妻子、兄弟俱行投营”,“总之,这种家族之结合力,较之师徒之结合力尤为坚强。白莲教起兵,很少内讧及宁死不降之因,皆家族与师徒之结合力有以致之。”<sup>①</sup>因此可以推断,家庭作为古代妇女生活的主要领地,她们推己及人的修行和宣教活动主要在家庭和本家族的领域进行,进而辐射扩散进行传播,使家族传习式的组织形态成为大多数民间宗教发展的主要特征。

随着宝卷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其民间宗教性逐渐被娱乐化甚至粗俗化,尤其到了晚清,宣卷成为文人眼中伤风败俗的社会现象。比如晚清壮者《扫迷帚》第十五回中讲到三月杭州香客络绎不绝,称为“赶香市”,“最可笑者,那集资合雇的大船,内中必有一香头,纠着那不三不四的男子五六辈,高声宣念《刘香》、《香山》等忏,沿途唸诵不绝,好似那送丧的船”<sup>②</sup>。在民众朝山进香或者庙会社赛的信仰活动中,宣念宝卷的行为虽然仍然带有祈福禳灾的宗教痕迹,但从作者充满鄙夷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清末的宣卷已然是以积聚功德和劝教为目的的宗教活动。葛元煦的《沪游杂记》记述了清末光绪年间,上海的妓家宣卷打唱的场面<sup>③</sup>。由于世俗娱乐性取代了宝卷的宗教信仰属性,因此清代至民国的宝卷逐渐以故事宝卷为主,宗教宝卷则愈来愈少。

【作者简介】刘彦彦,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理论。

①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21页。

②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一卷》下册,第510页。

③葛元煦:《沪游杂记》,参见《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页。